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十三輯

沈雲龍主編

愚齋未刊信稿 盛宣懷撰

光緒二十二年至民國四年附：家書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盛宣懷未刊信稿

## 目 錄

光緒二十三年丁酉(一八九七年)三月至十二月	一
致馮志先函	一
致王變帥函	二
又	三
復張香帥	四
上香帥書	五
上香帥書	五
上翁宮保書	五
又	六
又	七
上王制台書	七
上湘撫陳佑帥書	八
上榮中堂書	九
上王變帥書	一〇
致湖南陳中丞函稿	一一
致陳右銘中丞書	一二
復君實書	一三
張香帥來函	一四
陳步鑾致唐鳳墀函	一五
致河南撫台劄	一六
上王變帥書	一七
上李傳相書	一九
上王變帥書	一〇
上張香帥書	一二
上北洋大臣書	一二
上王變帥書	一二

[www.docriver.com](http://www.doc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river.com](http://www.doc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river.com](http://www.doc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river.com/shop.php?id=3665>



致浙藩憲方伯函	三
上李傳相書	五
上翁宮保書	五
又	五
致張殿撰書	七
上劉峴帥書	八
上劉峴帥書	九
上李傳相書	十
又	十一
致直隸通永道沈	十二
致張香帥函	十三
致王夔帥函	十四
致奎中丞函	十五
致總署總辦楊函	十六
致湘撫陳函	十七
再致宋渤海觀察函	十八
致浙江藩台標	三
致翁草齋函	三
致胡雲謂京兆函	三
致張香帥函	四
致張香帥函	四
致陳伯嚴書	四
致署湖南臬台鹽法長寶道	四
致北洋大臣電	五
上陳右銘中丞書	五
致右銘中丞再啓	六
致蔣道台熊太史函	六
上張香帥書	六
致嚴芝眉函	九
致鄭觀察函	九

致楊子萱函	五
上張香帥書	五
致張道台	五
湖南陳右銘中丞來電	五
寄諭直鄂兩督准設鐵路總公司	五
上張香帥書	五
致徐帳房	五
 光緒二十四年戊戌（一八九八年）正月至六月	 西
致候補道吉蔣	六一
致浙江藩台憚	三
致張香帥函	三
致博方伯函	三
致蔡二源翁賓臣函	六
致陳中丞函	六
致鐵廠總辦	六
致翰林院翁	六
 致翰林院汪	 西
致山東張中丞書	五
上香帥書	五
致張香帥函	五
致翁中堂函	五
致張香帥函	五
致翰林院憚	六一
致直鄂	六
致伍星使函	九
又	七
致馮砭齋留稿	七
致榮中堂函	七
又	七
致湖南撫古函	七
致湖南撫古函	七

致湖廣總督部堂陳函稿	二三	致陳制軍再啓	二三
致陳破帥再啓	二九	致陳伯帥再啓	二九
致鄂督陳制台函	二三	致奎樂峯尚書再啓	二三
致袁太史函	一三	致南書房翰林袁	一三
致吳太史函	一三	致倫貞子再啓	一四
致候選道宗	一三	致湖廣陳制軍	一四
致候選道宗再啓	一三	致吳仲懌中丞再啓	一四
致前寧紹台道諭	一三	致前江西藩台沈謙昌方伯再啓	一四
致江蘇左廉訪再啓	一三	上張香相書	一四
復度支部紹侍郎	一三	陳瑤圃侍郎再啓	一四
致紹侍郎再啓	一三	致惺微孫學士	一四
致蔡、王、周、李公函	一三	致吳綱齊侍讀學士函	一四
致呂尚書	一三	致吳蔚若侍郎函	一四
又	一三	致陸鳳石尚書再啓	一四
致郵電部陳尚書	一七		
與湖廣陳制軍	一七		

雜件一	一〇九
雜件二	一四六
雜件三	一五〇
雜件四	一五二
宣統元年己酉（一九〇九年）正月至十二月	一九九
致出使日本國大臣胡	一五三
致大學士第王	一五七
致河南撫台吳再啓	一五九
致張望祀	一六一
致王繩伯觀察函	一六三
致呂尚書函	一六七
致吳蔚若函	一七一
致外部尚書那琴軒函稿	一七九
致度支部陳侍郎	一八一
致鄧陶齋函	一八三
致陸尙書再啓	一八六
致陳中丞再啓	一八七
雜件五	一九〇
雜件六	一九一
雜件七	一九三

致兩江端制台	一七七
致端制台再啓	一六六
致吏部尚書陸再啓	一六六
致蘇撫陳伯帥函	一六六
致吳蔚若函	一九九
致宗觀察函	一九九
又	一九九
致湖廣督都堂陳	一七一
致吳漁川函	一七一
致陸鳳石尚書函	一七一
致吳蔚若閣學函	一七一
父	一七一
致北京楊侍郎函	一七一
又	一七一
復呂尚書函稿	一七一

復鄭陶齋函稿	一七六
致太子戴函稿	一七六
致陶杏南函	一七六
致繆筱珊函	一九九
致劉樸生函	一八〇
致翰林院學士吳綱齋函	一八〇
又	一八一
致袁珏生函	一八一
致惲徵孫函	一八一
致湖北藩台楊俊卿函	一八二
致度支部左侍郎紹越千函	一八三
致度支部陳侍郎函	一八四
致山東撫台孫慕師函	一八四
致施道理卿函	一八五
致度支部侍郎紹越千函	一八五
致袁珏生函	一八五

致楊護督函	一八五
致山東孫慕帥函	一八七
致載澤紹英陳邦瑞函	一八六
樞孫應辦應問各事	一九〇
致瑞華帥函	一九〇
致瑞華帥函	一九〇
致許久香函	一九一
致鄭道生函	一九一
致趙竺垣函	一九二
致廣東藩台陳少石函	一九三
致前南北洋大臣端午帥函	一九三
致盛我彭函	一九四
 宣統三年辛亥（一九二一年）九月至十一月	
致上海輪船招商局董事會函稿	二二二
致山東孫慕帥函	二二二
復李伯行函稿	二二三
 又	一九五
致郭筱麓函	一九六
寄孫中丞函	一九六
寄孫中丞函	一九六
致孫中丞	一九六
寄楊護院函	一九九
寄繆篠珊函	一九九
寄呂尚書函	二〇〇
致趙竺垣函	二〇一
致王繩伯觀察函	二〇一
致丁家立函稿	二二二
致德國駐京欽差大臣哈豪孫函稿	二二四
致法國駐京署理欽差大臣裴大人函稿	二二六

致美國駐京欽差大臣嘉樂恆函稿	二六	致王閣臣顧詠銓函	三〇
致美國駐京欽差大臣嘉樂恆函稿	二六	致濟南孫慕帥函稿	三一
致英國駐京欽差大臣朱邇典函稿	三七	致上海顧詠銓函稿	三二
致英國駐京欽差大臣朱邇典函稿	三七	致李一琴函稿	三四
致日本欽差駐京大臣伊集院大人函稿	二六	又	三五
致日本欽差駐京大臣伊集院大人函稿	二六	致魯撫函稿	三六
致寶相寺函	二九	致欽鍾如函稿	三七
致寶相寺函	二九	致呂幼齡函稿	三七
致孫慕帥函稿	三〇	致上海顧道函	三八
致上海顧道函稿	三一	致朱道小莊函稿	三九
致張蔭玉費雲卿顧詠銓函稿	三三	又	四〇
致金菊蕃顧詠銓函稿	三四	致上海呂幼齡函稿	四一
致李一琴函	三四	又	四一
致金菊蕃函	三七	致上海龐仲雅函稿	四二
致費雲卿顧詠銓函	三七	致上海通商銀行函稿	四三
致仲玉雲卿顧詠銓函	三七	復福開森函	四四

致大日本國伊集院.....

十四

民國四年乙卯（一九一五年）三月至十二月.....

一四六—一五五

致湖北段巡按使函.....

四

對於漢治萍公司的意見.....

四七

致廣東張巡按函.....

五三

致廣東張巡按再啓.....

五三

對漢治萍公司會計制度的意見.....

五三

對於漢治萍公司總事務所移漢問題的意見.....

五四

致玉麌函.....

五五

復施祿生.....

五五

民國五年丙辰（一九一六年）一月.....

一五三—一五六

致英國施公使函稿.....

五六

致楊左相.....

五四

附錄.....

一六八—一六七

致妻莊氏家書（十四件）.....

一六八

# 盛宣懷未刊信稿

光緒二十三年丁酉（一八九七年）三月至十二月

## 〔二〕致湯志先函

志先仁兄大人閣下：子壽來，奉二月十四日手書，並清摺兩扣，祇悉一一。照摺開，經管用帳，存京平銀一千八百五十七兩一錢三分，撥款買地帳，存京平銀六千七百三十一兩一錢三分，當留俟撥用。永定門外基地，只可就此停買。據子壽云，前門內內麟陞房屋一所，不能買至城根，朝北大門，胡同太窄，局面不寬。東交民巷房屋一所，街道較寬，與各使公署相近，戶部亦近，地段最好，即請代爲議買，實價電示。如不甚貴，擬即買定。惟遷屋建造，必須一年，擬暫租內麟陞屋，先行開張，俟新屋造成再行移入。銀行股分二百五十萬，本已招齊，忽有總署咨駁之件，以致謠言紛起，商情稍有觀望，大約須緩至四月開張矣。咨復一件抄呈台覽。京城約計入股必多，何以聞然無聲，想亦爲此謠言之故。京城應在電局掛號，已經札飭辦理。如有一人能認招十萬股分者，即可保充京行總董。寶興隆金店與此間相交較熟，未知袁保三能否幫助。將來管事之人，四恆當手能否設法鈎出一人，須當留意。包君毛詩一款，最爲相當。經手之人必須酌給好處，並可派鐵路差

使。但據子壽云，此款向存四恆。吾兄向四恆一查，即便停議，想必爲四恆阻撓，務望設法與前途說明，不必再向四恆提及也。輪船買辦，已改歸局董及總辦選派，弟不與聞。董學禮亦已交與總辦董事矣。汪叔誥兄之乃兄，亦已函致天津分局。人山人海，弟竟無法以處之。夏福南未回來，幸勿爲第二人道也。此請升安不一。

〔二〕致王亞帥〔二〕兩三月十六日發

夫子大人鈞座：昨奉元鹽電諭，敬聆一一。慈躬忽作大寒熱，幸已退燒，甚爲系念。去冬服小柴胡湯而愈，今年春寒異乎尋常，南中病者甚多，師雖鑿鑑，必須靜養一月方可出房。宣十一抵鄂，與香帥〔三〕面商官款洋債招股三端。去年所領三百萬，僅敷廩保淞滬兩段之用，並代津榆還洋債一批，已無剩。非領出千萬，徒曠歲月。翠川曾密諭早領，以免分散。總署前奏後領官本係南海〔三〕一人手筆。昨南海面談，戶部只存英銀借款一千餘萬，恐須俟續借百兆，方能照撥。倘幸此公出京，否則必有阻難。洋債一節，與各洋商磋商數月，只有恭佩珥條款無甚挾制，誠如電諭「此好機會」。英款定後，比款必來，堅請姑借作海吉之用，此著在所必爭。乃總署復電，必欲候比，蓋未知比款可作瀟吉之用也。現已電赴館探詢恭佩珥是否可靠，如果可靠而比尙不來，斷無狀候之理。須力勸香帥趕緊定議，不便游移兩誤。故擇內府關外至吉林路帶叙，爲將來借款張本也。招股一節，受陳次亮〔五〕之累不淺。伊與不正派之洋人商同分造蘇滬鐵路，串出林楓等出名具稟，略同許應麟等故技，各處布散謠言，謂官款必不發，洋債必不信，盧漢生意必不好，自應先造蘇滬，

可獲厚利。華商有何見識，因此虛謬兩字無從招徠。宣於招股事頗內行，商既不信，斷不可招，必須領官款，借洋債，先造與大眾觀看，自有水到渠成之日。李福明冒充公司委員，在京招股，已電署由提督衙門擲到。此皆於招股有關係，故與香帥熟商，若聾利令志昏，覬覦分造枝路，此風斷不自止，請託代奏交查交議，仍不能省事，莫如附陳招股爲難情形，先發制人爲妙，想吾師必以爲然。宣學識卑陋，更事太少，雖遇事得蒙指誨，然相隔絳帷較遠，左右不可無人質疑問難，擬調何、蔡、鄭、梁<sup>(六)</sup>。四員各有所長，何、蔡已在滬，鄭、梁亦爲香帥所知，初次調人不敢不再三斟酌，因正摺稍有改動，三片未及先送，謹將繕件專遣家丁賈呈鈞閱，如有更改，即請另繕，一面發遞，一面電鄂。（請填發摺日期，武昌係三月十六發，或填三月二十二日，在借款草約轉電<sup>(元電)</sup>總署之龍，較妥。因奏內不提借債已有端緒，恐十三轉電進呈也，乞酌定。）家丁於遞摺事不熟，擬令在津局守候，敬乞鈞處派一差弁費京批摺到津，先請拆視，再行封好飭交家丁航海帶回，大約其時尚在鄂也。寄琴川函稿、陳次亮抄件、英款約稿，抄呈。手叩崇安。

[一]王文韶，字堯石，浙江仁和人，直隸總督。  
[二]張之洞，字季達，號香齋，湖廣巡撫。  
[三]張蔭桓，字樵野，廣東南海人。  
[四]王鼈見愚齋存稿卷二十六，三月十四日。  
[五]陳誠，字次亮。  
[六]何嗣焜、蔡匪澐、鄭孝胥、梁啟超。

[二三]又

再：沈子梅諒頤飭令赴任。商局一席想者甚多，誠如鈞諭。非商情愜洽，斷難遷就，且非資格熟手，亦難使向隅之人一無間言。似莫如仍照去冬面商，卽委黃花農<sup>(一)</sup>接辦，是人人意中所有也。

但津局尙無替人，花農足病久延不愈，來函來電欲求請假三個月，究莫測其所以然。應見姑且委他，儘可緩赴上海，因子梅本不甚管事，現有宣駐滬各處均可就近商酌，俟從容再擇人。如鈞意以爲然，請電示，即當呈請派員而不指名，或會委亦可。又叩。

〔二〕黃建莞字花農。

〔二四〕復張香帥三月十七日

大人閣下：頃奉手諭，備承訓誨，欽佩莫名。借款，路權第一，利息次之。依佔吉、黑、法佔桂、滇，中樞斷須自守。宣雖愚，亦稍知此中關鍵，故立議要借美債。乃華士賓(W. D. Washburn)早窺及此，磋商三月，堅執包辦分餘利。夫事至分餘利，雖曰借款，已屬東家，不得已剝開停議。其餘英、法、德各行皆多挾制。恭佩珥後來條款，略較平允。彼願南北幹路全列正約，我只肯專議盧漢。彼謂粵與法造，與桂相連，英德必不願，我謂粵或自造，決不歸法。彼不放心，堅欲另立密約，全用華款，與彼無干，洋款章程如一樣，仍向該公司借。初以爲用華款可不借，別家洋款如便宜可不借，或亦不爲所挾。故將此底稿帶呈鈞核，並摘電北洋轉總署，姑詢英使此人是否可靠，一面候比人到鄂，再作道理。恭佩珥屢催回信，均以未得署復延宕之，恐一經回絕，比人到後無以爲言。英之促議，亦恐我以彼約示人也。英款未簽字，儘可棄置，但都中頗疑借款不成，昨大農令京局傳諭，借款如不妥，千萬難恃等語，原電呈覽。比人原訂十五六到，尙無消息。所盼比議速成，而以英款辦蘇濟，如彼不願，聽之亦無不可，宣斷不敢稍存成見也。復叩鈞安。餘容面罄。宣謹肅。

〔一〕上香帥書三月廿一日

大人閣下：奉手諭並各件，謹悉。西洋焦炭祇以運費爲重，總公司現購料物悉係開標包運，故搭裝亦不能如從前之便宜，姑存此一議，容與得標之洋行商酌。但生鐵價祇值廿一二兩（一爐必有白鐵不能煉鋼）。現用開平焦尚多賠耗，恐重洋運焦可偶非可常也。前所言之焦價，係德培經手，或有錯悞，俟查清再奉聞。陳次亮事，聞陳季同、洪熙爲謀主，到京必有詬喙。竊蘇事〔二〕必由寧蘇兩帥入奏（鈞處如何電復亦求錄示），以此電復亦屬至理，參卿旣與聞，故電告之。此中端惱，讓賢確亦私衷所願也。復請鈞安。附呈抄電二紙。

〔二〕指陳季同、洪熙出同林焜等請擬蘇鄂鐵路事，見嚴齋存稿卷二十六，三月二十四日。

〔一〕上香帥書三月廿九日

傅相勘電呈覽。茲事艱鉅，既有要人掣肘，復有牟利之徒百計傾陷，即賴有兩帥護持，而一人之精力無幾，拚此心血與異族對付，尚嫌不足，豈再能以全副精神抵當掣肘傾陷諸人耶。事未數月，鬚髮已斑，深恐全局難挽，致負委任，可否仰乞密商仁和請卽另簡賢能接替，放歸田里，藉免隕越。大人鈞鑒。宣謹肅。

〔一〕上香帥書五月初四日

宮保世伯大人閣下：奉三月廿五日手諭，敏聆種切，伏審躬篤福，平慰頑忱。幹路保借洋款，本屬原議所注重。未借之前，謠言必借不動，既成之後，又以隱思爲慮。一波未平，復起一波，

非賴老成力持定見，已中報矣。初議美債最安，詎料美商欲以包工漁利，密函飭我二百萬兩，當美總領事面商擇還原函，旋即罷議。英商恭佩玆與華商合股而來，說較近。署電命候此，南皮意亦屬比，乃以英德所允者揆之就範。至於作保改爲批准，則又華士賓先允之功也。比款倘能不生枝節，似甚便宜，尤好在不滿年限亦可先還。自門檻磨已至極處，若彼用律師斷難照此辦法。惟彼訂定工程須先用華款，故洋款派定明後兩年分四期撥發，以示不落空。盧保據金達<sup>(三)</sup>佔需四百餘萬兩，淞滬據錫樂巴<sup>(三)</sup>佔需三十萬兩，南北洋撥毛時，已屬不敷一百數十萬。年內應用之款，計三省購地之價，漢口至信陽州，保定至正定墊土之價、武勝關鑿山之價、黃河及各大河預備購料之價，至少必須千萬方能展布。否則比款第一期交鎊，恐彼有所藉口。且估今年銀不甚手，地價土價料價均無可措，不僅目前曠廢，開春亦無籌備，窒礙甚多。承示一則關係下半年償款，一則洋行未必有此現銀，又蒙電諭撥款儼淡，只得其四，仰見義釋不易，何敢奢望。但求夏間先撥四數，秋間撥三數，冬間撥三數，一經奏定，總公司便可放手分頭辦事。現與各工師再三考訂，只須將幾處大河橋工及漢滬口湖堤武勝關石洞先辦，其餘築路鋪軌，不難多分段落，同時並舉。要在本年千萬不擇擗，則不待五年全工可竣。時事人心，俱不可測，樗櫟朽材，荷辱達之知，雖竭盡血誠，而旁撓側擊，動稱專利，豈可久於此職。惟有督率工師，分途兼進，功成即退，勿負高深。前所附奏料物免稅及各直省督撫贊助招股，此兩件實爲招商集股關鍵，務求迅賜議准。因購料陸續進口，關卡殊多隔閡，此時公司尙無商股，與津榆、津蘆，事同一律也。至招股，有人云，凡一州縣各勸紳富搭股一

二萬兩，各直省擇五百州縣亦可得七百石，約計需工及牛車可悉如原議。虛保工程已嚴催金達，俟年終可告成也。手此恭請鈞安。

〔二〕翁同龢，字叔平，一字瓶生，晚年號松心，江蘇常熟人，時任戶部尚書。〔三〕金達，鐵路工程師，英國人。〔四〕銀樂巴，鐵路工程師，德國人。

〔二六〕又

再：上海銀行四月廿六開辦，華商敷衍鼓舞，氣象頗好。惟天津商股二十萬及官場股分，因有管委，觀望不繳，商務之難如此。昔年招商局每逢被參一次，必受擠一次。人生祇此精力，聚精會神，專辦公事，尙恐不足，而中朝任事之難，層波疊浪，必使志士灰心同歸於因循畏葸而後已。此件本當早復，南皮不厭求詳，因其端不自鄂發，頗想改頭換面。然官商私利之心不能破，除此得尺得寸之計，實無大舉急功之法。現已商定逐條會奏。姪回滬後，將遵旨舉薦、集股、歸商承辦情形復奏，並聲明一俟各省分行設妥，姪即當銷差。至於部款生息百萬，擬與各總董籌商分年繳還，初辦之時不得不藉此以助聲光，立定腳地之後，總宜早繳，俾免藉口。南皮甚以改鑄京平一兩重銀元，官商通用，畫一權量，每年可得千萬，為籌款穩易之事，屬姪方請鈞處主持，當可由外會奏等語，謹以附陳。宣又叩。

〔二九〕又 端午日

再：鐵道以用人爲最要，工程皆任洋人之事，總公司以收支購料爲重，收支有各處印據爲憑，

購料有各洋行開標畫押單據為憑。收支現舉國子監學正嚴作霖（係辦賬務義紳，清名著於四海）、知府楊廷果（精於會計身家殷實）、購料現派知府何嗣焜、蔡匪渝、朱寶奎，會同洋參贊錫樂巴（德國工師香師所用）。津滬兩分局各派一員一董為總辦。土工則每段派一總辦。章程均已粗定。鄂贛止開化鐵爐一座，每日出生鐵，止數鍊成鋼軌一里。因兩湖產煤內含硫礦，不能鍛鐵，取給於開平，每噸焦炭需銀十二三兩，鐵石又須由大冶運來，每噸需銀二兩零。議者謂價值較洋軌為昂，實由於煤炭之不便。南皮屢言價昂亦必須自造，然斷不能便鐵路公司喫虧，致礦招股，只得鐵廠熬油認賠，一面尋覓煤礦，倘能將開平煤礦核實辦理，無炭遠歸在十日之內，亦可不賠軌本。該礦總辦張道翼如能簡放一缺，則媒鐵相濟，軌價不致昂於外洋也。蒙垂詢用敢密陳。直諭又肅。

上王制台書

端午日

夫乎大人尊前：奉三月廿三廿九日手諭，敬聆一一，贊回原摺，已晝呈，清單式樣謹存。比款奉硃批依議，草合同於廿六畫押，錄送。此前馬西豐利赴京，未知此使有無異議。此次彼此不用律師，若按泰西商律，恐不能如此通融。惟第一條卽敍自有之款一千二百萬兩，訂定先用自款再用借項，若今年部款不發，或發而不全，必致貽誤工程。頃復琴川函稿，錄呈密覽。聞國債百兆已經借定，似此或可照撥。年内應辦之工甚多，總想趕緊辦成以了一事，如果時勢人心不復可為，方能進退自如。此約定後，英美俱來鄂商談粵路，南皮擬粵路美辦，蘇路難辦，兩國皆欣然。獨惟蘇粵僅利商務，若論大局，深吉較重，鈞諭推而至於瀟告，尤為大妙。人事不可不盡。與南皮密談，意見

亦同。但因新聞紙屢言此路須歸俄國代造，即經電詢合肥相國，復云，奉吉路與俄遠，俄廷前謂中國自造准接，若以他國代造則不准接，英勿庸議。似此俄國早存代造之心，安可忽置。查津榆原欠德華、怡和、匯豐洋款約計百萬，似不如蘊借一欵還清零帳，並續舊案由中後所接造至老邊止，自老邊以達吉林，既不淮他國代造，屆時再籌部款自造，與之相接，總不可聽俄人代造，此爲鑑要關鍵。傳相似慮俄有違言，不願急圖，姑請函丈密存，以俟機會。津檢事唐貞吉言之甚詳，前局所用部款，似可先行開單一奏，部中必令造冊，儘可從緩，而官商新舊界限藉有案據。至官本斷難遞折，亦不必計利。目前專立檔冊，以所收車費抵支常年用款、修費、商息。再有盈餘，劃還洋債。將來瀘瀋吉兩頭接通，再將官本統作股分一律支利，庶幾官商兩無望礙。質之夫子以爲然否。惟接辦四閱月，聞前局帳冊尙未移交，一切無可查考，張道屢催不應，乞再檄催吳道等，迅將全案移交，此間斷不挑剔，但期檔冊俱全，諸事有可稽引。總公司俟全案到後，必須融會貫通統籌咨奏立案，俾有遵循。黃道洋務較熟，乃因病請假，鐵路津局將來貫注直至黃河北岸，事繁任重，張道一人固恐力弱，添派會辦，必須精細和平通達洋務方能有益。丹庭服闋在即，總須兼當局差，而今日局務真重於路，如能得丹庭以代花農，必能勝任愉快，幕府有緊要公事，仍可隨時諮詢，伏乞吾師諭允所請，特為勸丹庭務以時局爲重，慨任其難。漢局日內擬與香帥酌定兩員再行電達，兩局總辦似宜一起入奏以昭鄭重。通永五月廿後揭曉，花農既在假內，似難同日檄行，現電約花農在滬見面，擬與面商，如能就滬養病，即當電請徵委，以代休文。如必欲回粵，只得另派一人。邵小村中

丞〔二〕以前任台灣道顧肇熙老成細密，現在在吳門原籍，無志出山，光景甚好，商務亦講究，可請委令就辦。篠村不輕許人，且有商局鉅股，亦屬休戚相關。此時人才難得，如得顧道駐滬，仍可騰出黃道回津，彼縱不願管路事，亦可分任他事，是否可行，敬乞密電示知，以便與篠村說定。銀行廿六開辦，總董來函，商情甚覺歡忻鼓舞。京、津、粵、港、江、浙、漢、湘各行，數月內皆可續辦。此事匪豐四恆最忌，各處設法阻撓，故不能不急開。南皮稍有異同，幸尙力顧大局，已屬擬稿，日內即當辦妥，仍專送鈎處改正繕遞。廿九褚君又有一疏，想早有所聞。蔣、黃兩員即當設法安置，手叩鈎安。受業宣謹稟。

〔二〕舊友濂，字小村（篠村），原任湖南巡撫。

〔二〕上湘撫陳佑帥

〔二〕端午日

佑帥中丞大人閣下：日前曾上一電，計邀青覽。凡自湘中來者，敬詢起居嘉善。衡湘地氣磅礴，所出之人才得天獨厚，從前與曾惠敘〔二〕談，與時務格格不入者，湘人爲尤，他日能毅然決然挽回時局安內攘外，恐天下莫湘人若。今見熊秉三〔三〕、蔣少穆〔四〕諸君，自喜前言之不謬。然微公實力提倡，循循善誘，亦何能變化如此之神速。建霞學使更從士子一而入手，詎非天意尙欲陶成楚材耶。宜籌款延教習設津滬大學堂，請開達成館，亦知根本在於學，惟有心無力，中夜慚惶。朝廷以銀鐵二事責成公司，政之末也，然若一聽強鄰入我之室，踞我之路，攫我之財，坦然處之不自爲計，亦甚危殆。利權所在，智者避之，宜二十餘年祇成輪、電、紡織兩三小事，憂讒畏譏，何堪任此。

烈鉛。況無水之炊，巧婦必拙，負債營田，傭工必儻，但期數年工成而退，人情難於謀始，易於圖成，惄不患後督之無人也。粵路原擬灰巖而至廬峯，近有人條陳，若改走湖南，出產較多，練兵尤易，但未知民情地勢，難易如何。一屬棠治，一屬珂鄉，情勢必瞭如指掌，用敢先以密商。此間鐵廠造軌甚佳，而焦煤借資開平、萍鄉兩處，至多只能開辦一爐，按日造軌一里，緩不濟急。寧鄉之清溪焦炭，灰分極輕，製煉極好，不下於開平，惜乎礦質尚重，不及萍鄉，止能搭用二成，尙難獨當一面。即以二成計，每月可銷五百噸，洋監工估價每噸六兩，想初辦未必能行，請飭局先運數百噸入爐試煉，如不改樣，即可局廠訂立合同。洋監工又云，此煤質極高，如用機器開至深處，必可礦輕，開平亦以五槽為貴也。近來倭煤加倍增價，欺我中國只一開平煤礦不能敷用。湘煤富甲天下，所難者不得好礦師，不能用機器開深井，斷不能成大氣局。鈞駕曾蒞開平鑿，此豈土法所能爲。溫礦司長於五金，煤事不諳。鄭榮光屢請製磚轉筋赴湘，昨來咨電，張燕謀竟不允行。中國煤礦司只有鄭榮光一人，開平舊可用洋人，何爭乎一鄉。此中深意，想早洞鑒。茲事梗阻，湘煤不得大舉，鄂贛即不得多煉，坐視數千萬銅錢之費，不能寡此漏卮，殊堪痛惜，可否請鈞處電商變帥，仍踐半年之約，歸來即可先安設寧鄉抽水起重機器，並將小花石及衡州好煤一氣開辦。熊秉三云，如已可指定之煤礦，不妨派洋礦司往看，並料理開井事，不致阻撓。若無一定地處，欲用洋人向各州縣尋度煤苗，則不易照應。乞公與局員揣度，如擇定兩三處煤質可煉焦，可燒鍋爐，通道可通小輪船，旱路數十里內可用掛綫路者，乞賜函示。敝處現有洋礦司二人，一在大冶開鐵，一在馬鞍山

開煤，現擬添請一上等礦司，候覈處調勘。總之，開礦用土法小辦必不能收大效。開平每日出煤二千噸，土法斷不能如此之多，亦不得深處佳煤，何能獲利。公燭照如神，毅然定見，用西法大舉，則早一日好一日，今之時務急起直追尚虞不及耳。電線，湘潭已派朱牧伯增速辦，諒不甚難。長沙湘陰一帶時時斷阻，則此綫如同虛設。按十里巡丁一名，已較各省按廿五里巡丁一名不止加倍，從前各省初設時亦常有阻斷，及責成州縣隨時查拏嚴辦，自能妥貼。此必仰仗鼎力扶持。大約綫已設成，此等竊賊並非有意阻撓，但能有犯必懲，想可慰貼。銀行悉照匯豐章程，但洋行重在外國通貨幣，我行重在內地通貨幣。上海總行，四月廿六已開辦，漢口亦須續辦。長沙省會，熊太史<sup>(五)</sup>已集股數萬，自可照章分設，以通往來，仍乞大府護持，俾免隕越。先呈大略章程一冊，詳細章程利成績寄。鐵道需用大木不少，武漢難購，須派大員採辦，不得其人，蓋非安實可靠，恐致來帶漁利諸弊。津浦莊道面談，解駁船一役似不甚重大，聞尚有沈守會辦，如交沈帶津或亦妥當。以上所陳鐵路、煤礦、電線、銀行、採木數大端，函陳尙恐不詳，特商請莊道回湘面稟詳細，如蒙檄留莊道在湘，自可奉命惟謹，瑣屑事亦可屬請轉達，或仍須令其赴津，小輪往還，或尙不悞日期也。宣料簡數日，即須旋還，入秋再來漢口，一片汪洋，此時不能開工，用人立法無一容易事，軫材薄植恐難勝此重任。世兄負經世之學，緣惺尙未發一盼丰采，他日到漢，已託爵棠介紹，當作一痛譯爲快也。勿肅。手叩貽安。

[一]陳寶箴，字右銘（佑銘），湖南巡撫。

[二]曾紀澤，國藩子，死於黑叢。

[三]熊希齡，字秉三，湖南慈利人。

[四]蔣

總鈞，李少穆，候補道。〔五〕即加給。

〔二〕上藥中堂〔二〕書五月初八日

中堂鈞鑒：敬肅者，竊宣前肅蕪誠，仰承鈞答，勗勉周摯，奉誦惶惶。四月間迭呈兩電。度邀  
青覽。恭維頑叔綏嘉，直廬清豫，紫宸篤眷，翹企曷勝。路事籌借洋款，本以輔官款之不足，開商  
股之先聲。初諭美債最妥，詎料美商欲壑難填，流弊滋甚，殊難遷就。英商恭佩珥與德商會股而  
來，其說較近，當奉總署電諭，命與比議，南皮意亦屬比，乃以英德所允者擣之就範。至於作保改  
為批准，則又華士賓先允之功也。比款倘能不生枝節，似甚便宜，尤好在不滿年限亦可先還。自問  
磋商已至極處，若彼用律師恐難照此辦法。該商已持草合同赴京，總須比使核定立正合同方能作准。  
實現尙駐漢，親督購地造軌，料理南端開辦，並派比工程師重赴豫，直測量復估，以便分道並進。  
惟比款明後兩年分次交付，訂定先用部款，如能早撥，免致束手，則年內一切可以大備。竊與各工  
程師堅明約束，四五年必可告成也。至鐵路招股，商情總慮盧漢工鉅貨少，利無把握，甚屬觀望。

此事非可嘗試，若一招不至以後即難再招。環顧海內，必須俟銀行偏設行省，使商民以一信字相孚，  
其時路工亦將及半，必有登高一呼萬山皆應之勢。按照說帖所陳，必無做不到之事也。惟銀行深中  
匯豐及京都四極之忌，其實此行係為保守中國利權起見，免致盡為俄英各行一網打盡而已。於匯豐  
固有損，於四極不特無損且有益也。宣回滬後當再督率各總董參酌中國商情，奉西商律，重訂詳細  
章程，總期慎密無疵，可垂久遠。一俟規模粗定，即當奏復，悉交總董自行經理，宣無庸過問，以

避專利之嫌。辱蒙垂愛逾恆，用敢縷晰上陳。恭啟崇祺，伏祈鈞鑒。盛謹。

(二)指榮錄。

〔二〕致湖南陳中丞函稿五月十四日

右帥中丞大人閣下：端午上機，度邀青覽。頃由上海遞回四月廿三日手諭，敬承一一。湘煤爲鐵軌命根，幸得清溪一處，又爲水淹，開之萬分焦悶。少穆所購抽水機器，未知何時可寄。以宣懷所知，土法挖煤，莫不爲水害，然欲用機器抽水，又非用西法開井不可。寧鄉焦炭雖稍帶礦，而灰輕，爲鍋爐最好之煤，開到深處，不讓開平。黃芍巖宮保談及中丞視寧鄉煤甚重，足徵偉識。佳煤近水甚不易得，既得之豈可輕棄。小花石亦已得煤，請飭試煉，速寄焦樣。衡屬漂港，煤質既得，知其甚佳，眼前或尚有人開挖，可否求屬礦局派人往購煤樣，賜寄漢廩鄭道官應化驗。得此三窯，運道皆便，湘省之利源非細，鐵政之倚賴亦無窮期。惟洋礦師旣未便卽至，土法終慮作輟靡定，承示鄙榮光，可令其先勘漂港，開此地界。鄙見清溪、小花石安置吸水起重機器開濬直井棋路亦須鄙榮光到，方能合式。開平加一洋匠代鄙甚易，而不願放其來湘，恐湘煤大舉有礙開平（所管輪政鐵廠紗廠每年煤價數十萬）。擬請中丞電懇變帥仍循原議，准其半年來湘，庶可派勘漂港，安成機器勘視，擇其尤佳者先集本省股分認真開辦，以免曠時糜費。蓋土法雖省錢而處處遇水卽止，亦甚氣悶。況鐵廠造軌吃重正在此兩年，如明年不得好煤礦，軌價橋料一千數百萬，只得送與外國。關係

至錄，仰蒙下商，用敢直陳，務乞鼎力迅速拯濟，俾塞漏卮，大局幸甚。復敘鈞安。晚生宣懷謹肅。

〔二〕致陳右銘中丞  
五月廿四日在鄧倚裝發

右帥中丞大人閣下：奉十六日手諭，悉悉一一。頃接漢電，知望函已入覽。鐵路漢端稍有頭緒，上海事繁，只得今晚東下。任事之難均在洞鑒之中，惟有日日預備交卸，稍免瞻顧。人生五十後，祇此精神，全力用於公事，尚恐不足，豈能紛心於對付之地耶。寧鄉焦炭如真能去盡礦質，亦何惜重價。此時鐵廠亦斷不能不賠本，比之救荒，貼切極矣。百噸未知何日可到。花石生煤萬石，亦盼早到試用。因廠需上等烟煤，每月必須二千噸。然價總不能昂於萍鄉，公當必有以兩全之。開平儘可用洋人，而張道〔一〕仍不願放歸來，其意實不可解。銀行爲商務樞紐，英法倡於前，俄德踵其後，自己若不早設，利權必盡爲一網打盡。湘行公一言之下已得股銀六萬，只須再添足十萬，便可開設分行。此任非朱禹翁不足以樹人望，只要管事得人，條理不紊，總董只須就近稽查，並不甚忙，若繁瑣事豈敢累及朱公耶。秉三請照章招股，多者爲董。渠開來朱、蔣、陳三君，故早辦合一照會。他處亦有二三人者，然少穆已不在湘，陳亦不相識，似以責成朱一人以免牽輶爲是。宣不敢臆斷，謹呈照會兩件，敬求代爲酌度而行，其不用之一件便中寄還可也。回滬即與諸總董商訂分行詳細條款寄請轉發。匯豐收我華民存款六千餘萬，載往印度，俄又來矣，故南皮視銀行爲輕，似非透論。湘屬鉛礦多否？大治擬設爐，可許照亨達利買鉛否？或合併運煉固非洋人洋爐不爲功耳。匆叩勦安。

〔二〕指張翼。

〔二〕復君寶齋 五月十八日

君寶仁兄大人閣下：昨奉手教，敬聆種切。艮庵來，詢審勦躬篤祜爲頌。鐵道先撥部款四百萬，並已借定比款四百萬鎊，擬即分頭趕造。漢陽屬地購辦略有端緒。黃、孝、應三屬會派龍守〔二〕購地，昨已檄行。但洋工師勘測需時，該守在此無事，尚可暫回，俟插標後再行電調。該守深感優隙，目前關差尙乞暫緩開去，因購地不過一兩月事，若因調辦艱難短事而使失去安穩長差，弟等於心何安。如蒙惠允，感激同深。承示，銀行沙埠及滿城願附股者已不少。此事緣起，因中外條陳開設官銀行，而大農商之於弟，以官行恐滋流弊，不及〔如〕仿照招商局先設商行，而官爲扶翼之。一切照匯豐章法，但彼則賴各國匯票，我則賴各省各埠之匯票，利可操券，漸圖擴充，股分尙賄躍，早已溢額。但鄙見必欲各省埠均有股，則所到之處皆有照應，官場尤宜有股，因官款皆須匯兌。鄂省司道如藩臬皆一萬，鹽糧皆五等，我公領袖荆南，關心時務，可否酌附若干，以樹人望。此項股票，妙在各省有行，皆可取利也。上海總行已於前月開辦，漢口下月亦可開，沙市生意頗好，一俟得人即當續辦。開沙埠新關收稅，銀行尙無商人承設，擬請附入銀行，將來各關均須如此辦法也。弟月內暫回上海，約八月間仍須來鄂也。復請台安不一。尊謙摹繳，萬勿再施。

〔二〕指張翼。

〔二〕張香帥來函 五月廿九發六月初二到

杏孫仁兄大人閣下：別來曷勝馳仰，日內當已見過比領事，能否不至變局，念甚。會奏稿於篇尾勉爲添改數語，大旨皆原稿所有，茲特錄稿寄呈，敢請台端與變帥商酌，改定卽由變帥主稿繕發。允還鐵廠五萬，感甚，咨文計已到，祈速撥爲荷。此布，敬請台安。弟洞頓首。

〔二十七〕陳步蓮致唐鳳墀函

六月初八日到

逕啓者，吾局擬購官碼頭之事，昨承廷觀察面諭云，督辦咨文早經接到，所以遲遲未咨軍督者，以六千之數尚不足公用，緣道署前年爲倭兵損壞，現係租住民房，殊不足以壯觀瞻，擬就舊署重行改造，蓋建之資苦無所出，若官碼頭多一分價值，卽衙署增一分輝煌云。且言，開平督辦張燕謀〔一〕觀察，前督許價八千兩，現在吾局購買亦當照八千之數云，囑變轉稟督辦。經查廷觀察前復函有「同是公家之事，此款亦仍作倣開公用，正不必計較多寡，祈卽酌奪定價，當唯命是從」等語。前函所言如此，現在所言如彼，囑變上達，殊覺退退兩難。用特函達清聽，懇代面稟盛意，較啟處稟陳尤爲詳晰。

〔二十八〕張翼，字燕謀。

〔二十九〕致河南撫台劉

景韓中丞大人閣下：敬肅者，前日續派比工司復勘全路，曾先電，復贖慘飭所過官吏如前述，計卽施行。原議借用美款，延訂美工，嗣緣要求包辦，種種擅利，英德來請，其專欲無成，一如乎美。適有比國銀行工廠，偕其公使進言，願合股承借。比小國，以鋼鐵起家，此款只求多售幾

分材料，故取息較輕。且聲明中國祇認比商，不認別國，公司得利，隨時可還。我有操縱之權，彼僅轉輸之利。磋磨累月，無可再讓，遂於四月廿六日在武昌節席定議。西例，借該國款，應用該國人勘測估計，以定贏油。續派之海沙地書記博嘉甫，又續派之馬西海多法勒，分道啓程，結伴同進。華員三人，均屬輕減車從，勿擾地方，比來想已將及渡河。河工橋梁爲此路最大關鍵。爾立樞將發，先曾授意勘造浮渡。及回呈圖說，謂除造橋外別無善策。其法在孟津以下，榮澤所屬廣武山麓，疊石爲墩，淺水處分二十段，每段三十丈，溜水處又接四十八段，每段十二丈五尺。過此費流便緩，再接木質大橋一座，長四百丈，直跨平原而過。鑽驗河底最堅土質，用無底鐵櫃蟬衝而下，吸水實石，和以泗門丁泥以作根腳，中泓全用鐵柱，兩端間有木樁，柱形三角，刷沙不滯，橋空兩丈，舟楫可通。據稱北岸名唐郭汛，水勢平緩，與廣武山天然關鎖。惟工鉅，須閱四年，費鉅須及五百萬兩，爲中土所奇駭。蹈常之士必以渡船之說進，以浮橋之說進，以火車兩端及岸而止汎舟運貨轉輾入陸之說進。迂緩阻滯，求夷反險，均無以易造橋之說也。黃河剽悍異常，遷徙不定，此橋之工過於天梯石棧，必須謀定後動。華員導游只多洄溯上下四五十里，不能以一隅推論全局，可否仰求節府察詢豫省熟於河道人員，榮澤左近有無常年水深四五尺不以潮流爲旱溢，並查志書，洋員所指廣武之麓，因依山爲阻，河身自古不變，其說是否有據。設准造橋，究在何處相宜，搜採衆長，折衷一是。俟比工司銷差回滬，再出以印證。造端宏大，務求迅示準繩。至鄂省購地，已派駐守兆霖接辦至武勝關兩省接界處止。一入尊治，即求會委幹員帶同工司，按圖丈量，酌給官價，望

淺材庸，必賴中丞遇事扶持，庶登高之呼，衆山皆應。茲將爾立樞擬造黃河橋說抄呈鈞督，諸祈指示爲感。敬請崇安。晚生盛謹肅。

〔二〕劉樹堂，字景轉，雲南保山人。

〔二〕上王夔帥書 六月初七日

夫子大人尊前：端午日肅呈函面，計邀鈞覽。此次在鄂甚久，鐵路事南皮注意比圖，故舍英德而與比議，頗融洽。銀行事以事不由我發端，甚想立異，而面商數次，又無實在辦法。及將回瀘，尙復遲疑，乃實告以事關權利，於任事者有損，於國家商民則有益，意見既不同，只得改歸赫德管理，必可辦好等語。南皮答以斷不可交赫德，我亦甚願覲成，但中西夾雜，官商夾雜，我實不明此中條理，當與鉤處電商。一面屬擬復稿。廿二日，接奉電諭，耐心熟商，是日南皮親持所復奏電，到寓送行，極言毫無意見，略授數語，催辦復疏。廿三將稿送去，廿四即起程回瀘，廿九接鄂電，初二寄回奏稿，細玩篇尾添改數語，亦甚周密。惟有限公司四字，恐於存款有礙，故獨銀行章程向不聲敍有限字樣，應將「此係有限公司」一句刪去，好在下句「商本又有定數」已該括有限之意矣。至鐵路抵借，前已言之甚詳，另片只須簡要。此件回瀘後所擬，今日抄寄南皮，如其另欲更改，請徑電天津。茲將摺片稿各一件、又香帥函電各一件，謹呈函文改定，主稿繕發。辦一事有一事之波瀾，若非藉兩帥提倡，斷不能成，尤非藉吾師始終不渝，調停其間，亦恐始倡之而不能終成之也。慄慄危懼，但期無負知人之明知己之感而已。手叩崇安。

〔二三〕上李鴻相書 六月十一日

中堂夫子爵前：五月杪自鄂旋滬，曾將比人於合同之外另索用費情形，電請轉致比使。嗣接比使復電，一面即與中堂講明，現今在歐羅由中國借款國家保借五釐之款，因此尤難在比國借四釐之款，是以請與德福尼通融辦理。合同內按照最合式之樣作成將堅要修改妥當等語。德福尼當即送來續訂章程六款，第一條索費三十萬五千鎊，允撥十萬鎊歸中國公司使用，淨索二十餘萬鎊。昨又有函來，聲明非屬欺蒙，意在必得。現已商允刪除買料用費五釐，改給小票，勘路各使費必較多於料費，但數目尚待磋商，總期無礙奏案。英商恭佩珥尙願籌借，惟已成之局未便翻騰耳。上海學堂已在興辦。近來湘中風氣大開，輪船、電報、礦務、銀行均已踵起，所以勸其始者，前因川龍安知府蔣守德鈞功居多。該守宏通沉毅遠到之才，此次赴京欲求晉謁榮階，一見之下必相期許，將來專軌擬由湘行爲便也。手啟鉤祺。

〔二三〕上王慶帥書 六月十七日

夫子大人尊前：六月初七，肅呈稟面，度邀鉤覽。昨奉電諭，復件改妥縉遊，深爲感慰。比款翻復另索用費卅萬鎊，內以十萬鎊作華局公費，實須廿萬鎊。昨已許給十五萬鎊，而除去買料五釐，酬勞則不過十萬鎊矣。又止允分卅年勻給，則不過給十萬鎊之利矣。德福尼口氣甚緊，今日已電比外部、比鐵廠，勸其「勿貽」各國笑柄。德云，六月廿七爲畫正約限期，如不允徵卽回國，甘讓他人。且看比國回電以備操縱，若至無可如何，只可相機而行。彼謂國家作保海關抵押之債，尚是

五釐九四扣，故慮四釐票不能售。責以何不早說，則謂法蘭吉等外行。總之，比若僅爲區區使費而爭，終可遷就。若真爲五釐四釐及保不保之別，恐難償其奢望。謹呈問答一件，來函兩件，敬求垂覽。然使比款決裂轉而改商英德，非大喫虧不能就也。此中奧竅一定之理，總當盡吾心力之所能至而已。手敏鈞安。

二三上張委帥書六月十七日

大人閣下：漢上勾留，備蒙教誨飲食，感邀極泛。嗣奉手諭，寄下復奏改本，當即轉呈委帥主稿，繕遞附片，亦經電達矣。比款翻復，另索卅萬鎊，內以十萬鎊送我，實須廿萬鎊。昨已許給十五萬鎊，而除其五釐買料酬勞，則不過十萬鎊矣。又只允卅年勻給，則不過給十萬鎊之利矣。德福尼口氣甚緊，今日已電比外部、比郭廠，勸其勿貽各國笑柄。德云，六月廿七爲簽正約限期，如不允彼議，彼即回國，甘讓他人。且看比國回電以備操縱，若至無可如何，似只可相機而行。彼謂國家作保海關抵押之債，尚是五釐九四扣，故慮此票售不出去。責以何不早說，則深怪法蘭吉等外行。總之，比若僅爲區區使費而爭，終可遷就。若真爲五釐四釐及保不保之別，則事難成矣。手叩  
鈞安。附片稿一件，抄摺兩扣。

二三上北洋大臣書六月廿一日

夫子大人再鑒：十九年冬，上海紡織局被焚，命宣設法規復。二十年，集股，大興工程，購機七萬紗錠。計費厥本二百餘萬，連工人房屋等二百卅餘萬，買棉花等活本百餘萬，只有股分八十